

文心雕龍序

上海圖書館藏

書影

內樂堂

六經聖人載道之書曰垂統萬世折衷百氏
也與天地同其大與日月同其明巨宇宙相為
無窮而莫能限量後雖有作者弗可尚已
自孔子沒由漢以降老佛之後興學者日趨
於異端聖人之道一不行而天地之大日月之明
固自若也當二家並行之際孰能排而
斥之苟知以道為原以經為宗以聖為徵而立

言者書其六度足以可取乎嗚呼此文心雖龍
所由述也夫佛之成莫盛於晉宋齊梁之間
而通事舍人劉勰生於梁獨不入乎彼而歸
于此其志寧不可尚乎故其為書也言作文
者之用心所謂雕龍能非昔之鄒奭輩所能知
也勰自序曰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
經酌乎滄海乎略自二卷以至十卷其立論并
并有條不紊文雖靡而說正其指不然於聖

人要皆有所折衷其六非六經之緒餘爾雖
星土之微不可與語天地之大一燿燭之尤不可
與語日月之明視一畔道而陷於異者願
不歸矣乎嘉興甲子劉侯貞家多藏書其
書皆先御史節之先生手錄侯欲廣其傳
思與學者共之刊行郡庠令余叙其首因念
三十年前嘗獲見節齋先生教而尋床下
今侯為政是郡不失其清白之傳文章政事

為時所推余嘗職教於其地而目擊者故不敢
辭若夫與學者欲觀天地之大觀日月之明則
自有六經在此固可並論聖人不曰不有博
奕者乎為之猶野乎已况是書乎侯可謂能
其家與學者故繼為之序至正十五年龍集
乙酉秋八月曲江錄 惟善序

雲川楊濟之序

文心雕龍目錄

卷一

原道第一

徵聖第二

宗經第三

正緯第四

辯騷第五

卷二

明詩第六

樂府第七

詮賦第八

頌讚第九

祝盟第十

卷三

銘箴第十一

諄碑第十二

哀弔第十三

雜文第十四

諧謔第十五

卷四

史傳第十六

請子第十七

論說第十八

詔策第十九

檄移第二十

卷五

封禪第二十一

章表第二十二

奏啓第二十三

議對第二十四

書記第二十五

卷六

神思第二十六

體性第二十七

風骨第二十八

通變第二十九

定勢第三十

卷七

情采第三十一

鎔裁第三十二

聲律第三十三

章句第三十四

麗辭第三十五

卷八

比興第三十六

夸飾第三十七

事類第三十八

練字第三十九

隱秀第四十

卷九

指瑕第四十一 養氣第四十二

附會第四十三 總術第四十四

時序第四十五

卷十

物色第四十六 才略第四十七

知音第四十八 程器第四十九

序志第五十

文心雕龍目錄終

文心雕龍卷第一

梁通事舍人劉勰彥和述

原道第一

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
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煒綺以籠
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
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
為五行之秀人實天地之心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
文明自然之道也滂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
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

木貴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
籟結響調如竿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鏗故形立則言
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
之器其無文與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讚神明易象
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
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迺河圖孕乎八卦洛書
韞乎九疇玉版金縷之寶丹文綠牒之華誥其尸之
亦神理而已自鳥迹代繩文字始炳矣嗚遺事紀在
三墳而年世渺邈聲采靡追唐虞文章則煥乎始盛
迄首載歌既終吟詠之志益稷陳謠亦垂敷奏之風

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
物怛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於張衡怨篇清曲
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暨建安初五言騰踴文帝
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
狎池苑述恩榮叙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
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哲之能此
其所同也乃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
淺唯嵇与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
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晉世羣才稍入
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緝於正始力柔於建安

或辨文以爲妙或流辭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
製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袁孫已
下雖各有靡采而辭趣一揆美與爭雄所以景純仙
篇挺拔而爲俊矣宋初文詠體有因葦莊老告退而
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亭價一句之竒情必極貌
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故鋪觀
列代而情變之數可盪撮舉同異而綱領之要可明
矣若夫四言正體雅潤爲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華
實異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進叔夜含其潤茂先
凝其清景陽極其豐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冲

伯入陳以立辭爲功宋置新組以多方舉禮此事蹟
貴文之徵也襄美子產則云言以足志又以足言泛
論君子則云情欲信辭欲巧此飾身貴文之徵也然
則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迺含章之玉牒秉文之
金科矣夫鑒周日月妙極機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
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
義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貶喪服舉輕以包重此
簡言以達旨也邠詩聯章以積句儒行縹說以繁辭
此博文以該情也書契斷決以象夫文章昭哲以象
章此明理以立體也四象精義以曲隱五例微辭以

婉晦此隱義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會適微之周孔則文有師矣是以政論文必徵於聖必宗於經易稱辨物正言斷辭則備言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故知正言所以立辯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辯立有斷辭之義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並用聖人之文章亦可見也顏闔以爲仲尼飾羽而畫徒事華辭雖欲此言聖弗可得已然則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天道難測猶或鑷仰文章可見胡寧勿思若後聖立言則文

其庶矣

贊曰

妙極生知睿哲惟宰精理爲文秀氣成采鑿懸日月辭富山海百齡影徂千載心在

宗經第三

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丘歲歷綿曠條流紛糅自夫子刊述而大寶咸耀於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

經春秋五例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故能開
學養正昭明有赫然而道心惟微聖謀卓絕墻宇重
峻而吐納自深譬萬鈞之洪鐘無錚錚之細響矣易
惟談天人神致用故繫稱旨遠辭高言中事隱章編
三絕固哲人之驪淵也書實記言而詔訓茫昧通乎
爾雅則文意曉然故子夏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
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詩主言志訓同書摛風裁
與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敢最附深衷矣禮季立體據
章削範章條纖曲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略成文
雜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其婉章志晦諒以邃矣尚書

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即暢春秋則辨辭立曉而訪義
方隱此聖人之殊致表裏之異體者也至根抵槃深
枝葉峻茂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是以往者雖舊
餘味日新後進追取而非曉前脩文用而未先可謂
太山徧雨河潤千里者也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
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詩讚則詩立其本銘誄
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根並窮高以
樹表極遠以啓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若
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煮海而為
鹽也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

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濫揚子比雕玉以作器謂五經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勸德樹聲莫不師聖而建言脩辭鮮克宗經是以楚艷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

贊曰

三極彛道訓深稽古致化歸一爰教斯五性靈鎔匠文章奧府淵哉鑠乎群言之祖

正緯第四

夫神道闡幽天命微顯馬龍出而大易興神龜見而

洪範燿故繫辭稱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斯之謂也但世負文隱好生矯誕真雖存矣偽亦憑焉夫六經彪炳而緯候稠疊孝論昭哲而鉤識歲蕤按經驗緯其偽有四蓋緯之成經其猶織綜絲麻不雜布帛乃成今經正緯竒倍摛千里其偽一矣經顯聖訓也緯隱神教也聖訓宜廣神教宜約而今緯多於經神理更繁其二也有命自天迺稱符讖而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則是堯造錄圖昌制丹書其偽三矣商周以前圖錄頻見春秋之末群經方備先緯後經體乘織綜其偽四矣偽既倍摛則義異自明經足訓矣緯

何豫焉原夫圖籙之見迺昊天休命事以瑞聖義非
配經故河不出圖夫子有歎如或可造無勞喟然
康王河圖陳於東序故知前世符命歷代寶傳仲尼
所撰序錄而已於是伎數之士附以詭術或說陰陽
或序災異若鳥鳴似語虫葉成字篇條滋蔓必假孔
氏通儒討覈謂起哀平東序祕寶朱紫亂矣至於光
武之世篤信斯術風化所靡學者比肩滿獻集緯以
通經曹褒撰識以定禮乖道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
譚疾其虛偽尹敏戲其深瑕張衡發其僻謬荀悅明
其詭誕四賢博練論之精矣若乃羲農軒皞之源山

瀆鍾律之要白魚赤鳥之符黃金紫玉之瑞事豐奇
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後來辭人
採摭英華平子恐其迷學奏令禁絕仲豫惜其雜真
未許煨燔前代配經故詳論焉

贊曰

滎河温洛是孕圖緯神寶藏用理隱文貴世歷二漢
朱紫騰沸芟夷譎詭揉其雕蔚

辯騷第五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
藝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

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謗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蛸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矚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已忿懟沉江弄澆一能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褻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翳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楊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

而孟堅謂不合傳表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取介稱湯禹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弄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鶴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蔽日木天九首土伯三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座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爲壻

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故論其典詰則如彼語其本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駢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

文而見時是以枚賈遺風以
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
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
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林
華而不墜其實則傾盼可以
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靈
贊曰

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以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
情理實勞金相玉式絕益

文心雕龍卷第一

文心雕龍卷第二

明詩第六

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聖謀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爲訓有箝焉衆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樂辭云玄鳥在曲黃帝雲門理不空綺至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賡德三子咸怨順美匡惡其來久矣自商暨周雅頌圖備一始彪炳六義環深子夏監綸

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與言詩自
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諷誦舊章酬酢以爲
賓祭吐納而成身文達楚國諷怨則離騷爲刺秦皇
滅典亦造仙詩漢初四言章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
周人孝武愛文栢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
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四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
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好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
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
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反證則五言久矣又
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傳毅之詞比采

夏后氏興業峻鴻緒以九序惟歌詩之流傳遠及商周
文勝其質雅頌所被英華日新文王憲憂繇辭炳曜
符采復隱精義堅深重以公旦多材博其微烈制詩
緝頌斧藻群言至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經必
金聲而玉振雕琢性情組織辭令木鐸啓而千里應
層珍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
爰自風姓暨于孔氏玄鑿創典素王述訓莫不殫述
心裁文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
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後能經緯區宇彌
綸彞憲發輝事業彪炳辭義故知道公聖以垂文聖

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迺道之文也

贊曰

道心惟微神理設教光采玄聖炳耀仁孝龍圖啟龜書呈貌天文斯觀民胥以劬

徵聖第二

夫作者曰聖述者曰明陶鑄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聞則聖人之情見乎文辭矣先王聖化布在方冊夫子風采溢于卷言是以遠稱唐世則煥乎為盛近褒周代則郁哉可從此政化貴文之徵也鄭

公幹然詩有恒裁思無定位分鮮能通圓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為其難也方來至於三六雜言則自出篇什離合之義則明於圖識回文所與則道原為始聯句共韻則未與餘製巨細或殊情理同致總歸詩圃故不繁云

贊曰

民生而志詠歌所含興發皇世風流二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參英華彌綉萬代永耽

樂府第七

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鈞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

八閩爰乃皇時自咸英以降亦無得而論矣至於塗
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娥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
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蹇思于西河西音以興音
聲推移亦不一槩矣及夫庶婦謳吟土風詩官採言
樂育被律志感絲篁氣變金石是以師曠覘風於盛
衰季扎鑒微於興廢精之至也夫樂本心術故響浹
肌髓先王慎焉務塞淫濫敷訓胄子必歌九德故能
情感七始化動八風自雅聲浸微溺音騰沸秦燔樂
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與於是武
德興乎高祖四時廣於孝文雖摹韶夏而頗襲秦舊

中和之響聞其不還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
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鑿體製
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亦鴈羣篇靡而非典河間爲
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也至宣帝雅頌詩效
鹿鳴適及元成稍廣淫樂正音乖俗其難也如此暨
後郊廟惟雜雅章辭雖典文而律非變曠至于魏之
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兆上章引
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滔蕩辭不
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逮於晉
世則傅玄曉音創定雅歌以詠祖宗張華新篇亦元

庭萬然杜夔調律音奏管雅荀勗改懸聲節哀急故
阮咸譏其離聲後人驗其銅尺和樂精妙固表裏而
相資矣故知詩為樂心擊為樂樂在聲聲師務調其
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
遠伊其相譁鄭國所以云亡故知季扎觀辭不直聽
聲而已若夫豔歌婉變志志訣絕淫辭在曲正響焉
生然俗聽飛馳職競新異雅詠溫恭必欠伸魚睨奇
辭切至則拊髀雀躍詩聲俱鄭自此階矣凡樂辭曰
詩詩聲曰歌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李延年
閑於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觀高祖之

諫大風孝武之歎來遲歌童被聲莫不揚子建士
衡咸有佳篇並無詔伶人故事射經管俗舞不調五
禾思也至于斬伎鼓吹漢世始有雖戎喪亦事而並
總入樂府逐龍所致亦有可算焉昔子政品文詩與
歌別故其具樂篇以標區界

贊曰

八音撰文詩聲為體詠吟詞野金石之在韶響難追
鄭聲易容宜推樂六為識禮

論賦第八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

也昔邵公稱公卿賦詩師受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爲
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三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
賦云明不取而頌班固需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
之賦大隧士憲之賦私義結言極讚詞自己作雖合
賦體明而未賦之雷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者受
命於詩人招字以楚辭也於是荀况禮智宋玉風鈞
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容至以
首引極貌以物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
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辭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
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王揚騁其勢臯翔已下

品物畢圖繁頽於宣時故世進御之賦千有
餘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矣夫涼殿苑獵述行
序志並體國野義尚光大賦之端於唱叙亦歸餘
於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辭以理篇迭致文契按
那之卒章閔焉稱亂故知般人轉頌楚人理賦斯並
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至於萃區禽族鹿品雜
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
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之區矜奇巧之機要
也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巧談實始淫麗枝
乘苑園舉要以會辭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豔貴誼鵬

鳥致辨於情理子淵洞審窮變於聲貌孟堅兩都朔
約以雅贍張衡二京迅於以宏富子雲甘泉搏深瑋
之風延壽靈光合飛動之勢凡此十家並辭賦之流
也及仲宣靡密發端必道律長博通時途並采太冲
安仁策勛於鴻規立衡子安底績於流制二京純綺巧
縉理有餘彥伯稷稟情韻不匱亦魏晉之冠首也原
夫登高之旨蓋觀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以明雅物
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
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如絲而有
儀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茂棄其本雖讀千

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換骨服害骨無貴風軌莫
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

贊曰

賦自詩出分歧異派寫物圖貌蔚似雕畫拚滯必揚
言庸無隘風歸麗則辭翦美稗

頌讚第九

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
容也昔帝嚳之世咸墨為頌以歌九韶自商已下文
理允備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容告
神明謂之頌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

美魯以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
歌非饗讌之常味也時邁一篇周公所製哲人之頌
規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晉興之稱原田魯
民之刺裘鞞直言不諫短辭以諷丘明子高並諫為
誦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閭橘頌情
采芬芳比類寓意又覃及細物矣至於秦政刻文爰
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汾世並作相繼於時矣
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仲武之美顯宗
史岑之述僖后或擬清廟或範柶那雖深淺不同詳
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至於班傳之北征西

遊變為序引豈不褻過而謬體哉馬融之廣城上林
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瑗文學蔡邕樊渠
並致美於序而簡約乎篇摯虞品藻頗為精覈至云
雜以風雅而不變旨趣徒張虛論有似黃白之偽說
矣及魏晉辨頌鮮有出轍陳思所綴以皇子為標陸
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褻貶雜居固末代之詭體也
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鏗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
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
樹義唯纖曲巧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
讚者明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讚蓋唱發之辭也及

益讚于禹伊陟贊于巫咸並颺言以明事嗟歎以助辭也故漢置鴻臚以唱拜為讚即古之遺語也至相如屬筆始讚荆轲及史班固書託贊褒貶約文以總錄頌體以論辭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而仲冶流別謬稱為述失之遠矣及景純注雅動植讚之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然其為義事生獎歎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曠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此其體也發源雖遠而致用蓋寡大抵所歸其頌家之細條乎

贊曰

容體底頌勲業垂讚鏤影摛文聲理有爛年積逾遠音繼如且降及品物炫辭作翫

祝盟第十

天地定位祀編羣臣六宗既禋三望咸秩甘雨和風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羨報興焉犧盛惟馨本於明德祝史陳信洽乎文辭昔伊祈始蜡以祭八神其辭云土及其宅永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一趾其澤則上皇祝文愛在茲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長和研彼南畝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頗形於言矣至於商後聖敬日躋玄牡告天以萬方罪已即郊禋之祠也

系車禱旱以

六事責躬則雩祭之文也及周之太祝手六祀之辭是以庶物咸生陳於天地之郊旁作穆唱於迎日之拜夙興夜處言於附廟之祝多福無疆布於少牢之饋宜社類禡莫不有文所以寅處於神祇嚴恭於宗廟也春秋已下黷祀諂祭祀幣史辭盛神不至至於張老成室致善於歌哭之禱蒯聃臨戰後佑於筋骨之請雖造次顛沛必於祝矣若夫楚辭魂可謂祝辭之組纒也漢之群祀肅其旨禮既總頌儒之儀亦參方士之術所以祕祝移過異於成湯之心侂子歐疾同乎越巫之祝體失之漸也至如黃帝有祝邪

之文東方朔有罵鬼之書於是後之謚呪務於善罵唯陳思誥裁以正義矣若乃禮之祭祀事止告饗而中代祭文兼讚言行祭而兼讚蓋引神而作也又漢代山陵哀策流文周喪盛姬內史執策然則策本書贈因哀而爲文也是以義同於誄而文寧善神誄首而哀末頌體而呪儀太史所作之讚因周之祝文也凡羣言發華而降神實務脩辭立誠在以無媿祈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措宜恭且哀此其大較也班固之祀滂山祈禱之誠敬也潘岳之祭庾婦奠祭之恭哀也舉彙而示昭然可鑒矣盟者明也駢毛白馬

珠盤玉敦陳辭乎方明之下祝告於神明者也在昔
三王詛盟不及時有要誓結言而退一而衰廢盟以及
要契始之以曹沫終之以毛遂反秦昭盟夷設黃龍
之詛漢祖建侯定山河之誓然義存則克然道廢則
渝始崇替在人况何預焉若夫滅洪武辭氣截雲蜺
劉琨鐵誓精貫霏霜而無補於晉漢反為仇讎故知
信不由衷盟無益也夫盟之大體之序危機獎忠孝
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為正感激
以立誠切至以敷辭此其所同也然非辭之難處辭
為難後之君子宜在殷鑒忠信可矣無恃神焉

贊曰

按祀欽明祝史惟談
絢言朱藍神之來格

誠在肅脩辭必甘季代彌飾
其無欺

文心雕龍卷第二

文心雕龍卷第三

銘箴第十一

昔帝軒刻與几以弼違大禹勒筭箴而招諫成湯盤
盂著日新之規武王戶席題必戒之訓周公慎言於
金人仲尼革容於歌器則先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
者銘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蓋臧武仲之
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代夏鑄九牧
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於
昆吾仲山瓘績於厲器計功之義也魏顛紀勳於景
銘孔悝表勳於衛鼎稱代之類也若乃飛廉有石廓

之錄靈公有萬里之謠銘發幽石吁可怪矣趙靈勒
跡於峯鳥祭昭刻傳於華山夸誕示後吁可茂也詳
觀衆削銘義見矣至於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澤亦有
踈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張昶華陰之碣序亦
盛矣蔡邕銘思獨冠古今儔公之箴吐納典謨朱穆
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準鑪戒銘
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
備義儉辭碎著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
仁曰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魏文
九寶器利辭鈍唯張采劔閣其才清采迅足駸駸後

發前至勒銘岷漢得其宜矣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
箴石也斯文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
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
故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訓民於在勤戰伐已來棄
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絕至楊雄稽古始範虞箴
卿尹州牧廿五篇及崔胡誌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
鑿鑑可徵信所謂追清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
也至於潘勗符節要而失淺溫嶠傳臣博而患繁三
濟國子引虞夏禮尼乘輿義正體蕪凡斯繼作鮮有
克衷至於王朗雜箴乃宣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

施觀其約文舉要憲章其銘而水火井竈繁辭不已
志有偏也夫無諱於言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
實同箴全錄馮之故文皆確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
其取事也必要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
也然失言之道蓋闕庸器之制久淪所以箴銘異用
罕施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焉

贊曰

銘實表器箴惟德軌有佩于言無鑒于水秉茲貞厲
敬言乎履義典則弘文約爲義

誄碑第十二

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大夫之於其喪能誄誄者累
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已前其誄靡聞周雖
有誄未被於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在萬乘則稱
天以誄之讀誄定謚其節文大矣自魯莊戰乘丘始
及於士逮尼父卒哀公作誄觀其勲遺之切嗚呼之
歎雖非駭作古式存焉至於新妻之誄惠子則辭哀而
韻長矣暨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
穢沙麓撮其要而摯彘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潤略
四句乎杜羔之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他篇頗踈
豈以見稱光武而改明乎金哉傳毅所制文體倫序

孝山崔瑗雜詩相參觀亦如傳辭靡律調固誅之才也潘岳薦意三節孝山巧於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繼嚴整者也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黃並得憲章工在簡要陳思切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末旨言自陳其年其美若夫設巨誄湯追褒玄鳥之祚周史歌文上闡后稷之烈談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於序述哀情則觸類而長傳毅之誄北海云白日幽光霧霧杳冥於序以感遂為後式景而效者彌取於功矣詳夫誄之為制蓋意言錄行傳體而須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嗚呼言可觀道其哀也悽焉如

可傷此其旨也碑者埤也上古帝皇始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紀跡于弁山之石亦石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正麗牲未勒勲績而庸器漸闕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祖墳猶封墓也自後漢已來碑鳴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揚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鄂二文句無擇言周乎衆碑莫非清允其叙事也該而西人其綴來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其為才自然而至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辭然元采亦其亞也及孫綽為文志在碑誄温王欲虛壽多夜雜桓彝一

篇最爲辨裁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馮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於誄是以勒石讚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已者同誄之區焉

贊曰

寫實追虛碑誄以立銘德慕行文采允集觀風似面聽辭如泣石墨鐫華頽影豈忒

哀弔第十三

賦憲之謚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

以辭遣哀蓋下淚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夭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夭橫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暨漢武封禪而霍 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矣及後漢汝陽王亡崔瑗哀辭始變前戒然履突鬼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歌謠亦彷彿乎漢武也至於蘇慎張升並述哀文雖發其情華而未極心實建安哀辭惟偉長差善行女篇一时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踵其美觀其慮善辭變情洞悲苦叙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

莫之或繼也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
愛惜幼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乎
膚色隱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
為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
耳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定
謚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到為言也壓溺乖道
所以不弔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民亡故同弔
也及晉築虎臺齊襲燕城使蘇秦翻賀為弔虐民構
敵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弔之所設也或驕貴而殞身
狷忿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追而慰

之並名為弔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覈辭
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為賦
體桓譚以為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平章要切斷而
能悲也揚雄弔屈思積切寡意深文畧故辭韻沉脆
班彪蔡邕並敏於致語然影附賈氏難為並驅耳胡
阮之弔夷齊褒而無聞仲宣所制譏呵實工然則胡
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各志也禰衡之弔平子縟麗
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
可稱者矣夫弔雖古義而華辭未造華過韻緩則化
而為賦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割析褒貶哀

而有正則無奪倫矣

贊曰

辭定所表在彼弱弄苗而不秀自古斯慟雖有通才迷方告控千載可傷寓言以送

雜文第十四

智術之子博雅之人藻溢於辭辭盈乎氣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放懷寥廓氣實使之及枚乘摘艷首製七發腴辭雲構本麗風駭蓋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揚雄覃思文闕業深綜述碎文瓌

語肇爲連珠其辭雖小而明潤矣凡此三者文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白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爲客難託古慰志聘而有辨揚雄解嘲雜以諧詼迴環自釋頗亦爲工班固賓戲含懿采之華崔駰達音吐典言之裁張衡應問密而兼雅崔寔客譏整而微贊蔡邕釋誨體奧而文炳景純客傲情見而采蔚雖迭相祖述然屬篇之高者也至於陳思客問辭高而理疎庾凱客咨意繁而文粹斯類甚衆無所取裁矣原茲文之設迺發憤以表志身挫憑乎道勝時屯寄於情泰莫不淵岳其心麟鳳其采此立本之大要

也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張衡七辨結采綿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陳思七啓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自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枚附影從十有餘家或文麗而義睽或理粹而辭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收獵窮環苴之振饌極盡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體豔詞洞魂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以勸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先騁鄭衛之聲曲終而雅者也唯七厲叙取歸以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自連珠以下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珍潘勗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可謂壽陵匍匐復邯鄲之步里配捧心不關西施之嘖矣唯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廣於舊篇豈慕珠仲四寸之璫乎夫文小易周思閑可贍足使義明而辭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可稱珠耳詳夫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或典誥誓問或覽畧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諷謠詠總括其名並歸雜文之區甄別其義各入討論之域類聚有貫故不曲述

贊曰

偉矣前修學堅多飽負文餘力飛靡弄巧技辭攢映
嗟若參昂慕嘖之心於焉祗攬

諧謔第十五

芮良夫之詩云力有餘賜予民卒狂夫心險如山口
壅若川怨怒之情一歡謔之言無方昔華元棄其
城者發睥目之誣城記喪師國人造侏儒之歌並嗤
戲形貌內怨爲侏也入蘇解鄙諺豸首淫哇苟可箴
戒載于禮典故知諧辭謔言亦無棄矣諧之言皆也
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宣酣樂而淳于棼于酒筵
表譙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孟

之譏滾城優旃之諫葬馬並譎辭飾以抑止昏暴是
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
但本體不雜其流易弊於是東方枚臯舖糟啜醢無
所匡正而詆娼媒弄故其自稱爲賦迺亦俳也見魏
如倡亦有悔矣至魏大因俳說以著茂書薛綜憑宴
會而發嘲調雖并推席而無益時用矣然而懿文之
士未免在纏潘岳醜婦之屬束皙賣餅之類尤相效
之蓋以百戲魏晉滑稽咸相驅扇遂乃應瑒之鼻方
於益削即張華之形比乎握春梓曾是莠言有虧德
音豈非溺者之夷茂胥靡之狂歌歟謔者隱也趣辭

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昔遠揚求拯於楚師喻智并
而稱秦麴叔儀乞糧於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
刺荆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子之辭於龍
尾臧文謬書於羊裘隱語之用被于紀傳大者興治
濟身其次彌遠曉惑蓋意生於權譎而事出於機急
與夫諧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歆固
編文錄之歌未昔楚莊齊威性好隱語至東方曼倩
尤巧辭述但謬辭試戲無益規補自魏以代已來頗
非俳優而君子隱化爲謎語謎也者迴牙其辭使昏
迷也或體目文字或圖象品物纖巧以弄忘淺察以

術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卿蠶賦已兆其體
至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博舉品物雖有小
巧用垂遠大夫觀古之爲隱理周要務豈爲童稚之
戲謹搏髀而拊笑哉然文辭之有諧隱譬九流之有
小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若效而不已則髡袒而
入室旃孟之石交乎

讚曰

古之朝隱振危釋慮雖有絲麻無棄管蒯會義適時
頗益諷誡空戲滑稽德音大壞

文心雕龍卷第三

文心雕龍卷第四

史傳第十六

開闢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具載籍乎軒轅之世
 史有系詞立文之務其來久矣曲禮曰史載筆左右
 使之記也書左史書事右史紀言者言經則尚書
 事經則春秋唐虞設史官設史官設史官設史官設
 惟新姬公天法三正以正曆實四時以聰事諸侯
 建邦各立國史彰言世正而治之風者自平王綴弱政
 不及聖世三代之衰而史官廢夫史官之缺傷斯
 文之聖業也夫史官之缺傷斯文之聖業也夫史官之
 缺傷斯文之聖業也夫史官之缺傷斯文之聖業也夫史官之

雅頌因魯文不修一統專得矣以表黜陟微存亡以
標勸戒元亮一字竟隨其免賦在片言諒深芥鉞然
魯昔存亡三原經又然約立明同時實得微言乃原
始要終割為傳經得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其後實
聖文之羽翼三經之冠冕也至從橫之世史職猶存
秦并七三而無國有策蓋錄而弗叙故節簡而為名
也漢滅嬴項武功積年陸費稽古作楚漢春秋爰及
太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繼至甄序帝勩比堯稱典則
位雜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元聖故取式巨覽通號
曰紀紀綱之號亦宏稱故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以總

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詳年曆皆循古式而得
事序焉爾其後錄無隱之旨博雅以辨之才變事反
經之志條條離經之失故皮論之詳集及班固述漢
因循者其謂司馬遷之論史實過半其十志訪言讀
序弘覆備悉經史古遺史宗經年聖之典端
緒三經之史實經史之史實經史之史實公理
之序史實之史實經史之史實經史之史實
難明又史實之史實經史之史實經史之史實
應事無言史實之史實經史之史實經史之史實
未聞史實之史實經史之史實經史之史實
史實之史實經史之史實經史之史實

首言無與二會三書四言后嗣秦呂炎元漢豈唯
政事無假亦名一統宜慎矣張衡同史而之何遷固元
平二戶世為五紀謬亦其之孫子弘雖偽要當孝惠
之詞焉子共微實繼平帝之體二子可紀何有於三
后哉至于後漢紀傳為源東觀漢記張所制偏駁不倫
薛謝之作殊謬少信司馬彪之詳實華嶠之準當則
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畧之屬江表
三錄之類或激抗難徵跡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
辨治荀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至譽也於晉代之書也
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于實述

紀以審正得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按春秋經傳
本創發之自史漢以下莫有準的至魏瑛晉紀始立
條例又堪一略漢魏意旨熟用魏晉川尚學亦有心與
謨及安國立例乃魏氏之類焉原夫書籍之作也必
責乎百代之之千載表微盛衰鑒興廢一代之
制共日三而長存三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夫是以在
漢之初一為盛郡國二計先業六文之謂故其評
悉於體國三閱石室卷金匱指眾宗始於其後其
練於稽古之是立義選言宜宗經以端其高而與
必附聖以宗宗然後銓評昭章言禮不其矣其說傳

為式編年等事文非泛論按實而言此則可異
家事類則志記易踈斯固總會之為業也亦有司歸
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編年而於不
周此又參配之未易也故張衡補文志之序曰傳玄
議終漢之尤煩皆此類也若夫述遠代紀遠多偏
公羊高云傳聞異辭荀况稱錄遠略近蓋文疑與闕
貴信史也然修實愛奇莫顧實理得聞而後傳其事
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即異之牙鑿傍說羣文所
無我言則傳此誰遺之本源而述遠巨靈也至於記
編同時同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動勞之家

雖廉夫而盡飾述數之士雖令德而常以理欲吹霜
黃靈寒暑筆端此入同時之在可嘆其自善也欲述遠
則詭矯如彼記近則回邪如此折理是正實要心乎
若乃尊賢隱諱固是文之重言蓋編年不能以瑾瑜
也委惡懲戒實良文之直筆農天是善其心無也若
斯之科亦莫代一準焉至於尋常領錄之條務信升
奇之要明白頭說之序品動事例之條陳其大如則
舉其可貴然文之為條乃編年一也其海內之事六而
編是非之尤重筆特錄直說之等復同編年而後一記
後世若仁情失正之類始告

史學新書 卷之十 明直歸南書

諸子自述

諸子者入世見忘之言次上立德其次立言世之
新者苦學而莫顯者不之也世有各異之言亦准
英才特達則炳章垂文騰其姓以懸諸日月焉昔
力救伊尹或其流也蓋述者蓋上古遺語而戰代所
記者也至 彌爾能知道而文王諮詢餘文遺事錄以而彌爾
子子自述 始莫先於茲及伯陽識禮而仲尼訪問爰

序道德以冠百氏然則彌爾惟文次李虛具孔師聖賢
世而經子異流矣逮及七國力政俊又蠶起孟軻齊
儒以整折莊周述道以翔翔墨翟執儉確之教尹文
課名實之符野老治國於地利騶子養政於天文申
商乃錡以制理鬼谷脣吻以策勳 狹兼總於雜術
青史曲綴以街談承流而枝附者不可勝筭並飛辨
以馳術履祿而餘榮矣暨于暴秦司火勢炎崑崗而
煙燼之毒不及諸子逮漢成普思子政讎校於是七
略芬菲流鱗萃止殺青所編百有八十餘家矣迄至
魏晉作者間出調言兼存瓌語必錄類聚而求亦充

箱照軫矣然繁雖積而本體易總還道言治技條五
經其純粹者入矩踳駁者出規禮記月令取乎呂氏
之紀三年間喪爲乎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若乃
湯之間棘云蛟睫有雷霆之聲惠施對梁王云蝸角
有伏尸之戰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有傾天折
地之說此踳駁之類也是以世之諸混洞虛誕按歸
藏之經大明迂怪乃稱弄斃十日姮娥奔月殷湯如
茲况諸子乎至如商韓六虱五言棄孝廢仁轅藥之
禍非虛至也公孫之白馬孤犢啞巧理拙魏牟比之
鴟鳥非妄貶也昔東平求諸子記而漢朝不與蓋

以史記多兵謀而諸子新說也然洽聞之士宜
網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極睇參差亦學家之
壯觀也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篇事覈
而言綜列御寇之書氣偉而采竒鄒子之說心奢而
辭壯墨翟隨巢意騷而語質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鈍
鶡冠綿綿亟發深言鬼谷渺渺每環其義情辨以澤
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
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鑿遠而體周淮南汎採而
文麗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牝文之大略也若夫
陸賈典語賈誼新書楊雄法言劉向說苑王符潛夫

崔寔正論仲長昌言杜夷幽求或叙經典或明政術
肆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諸事爲子適辨一理
爲論彼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夫自六國以前
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兩漢以後體執
浸弱難明于坦塗而類多依採此遠近之漸變也嗟
夫身與時并志共道中標心於萬古之上而送懷於
千載之下金石靡矣聲其銷乎

贊曰

大夫處世懷實挺秀辨雕萬物智田川宇宿立德何隱
各道必授條流殊述共育區園

論說第十八

聖世彛訓曰經述經叙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有無
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爲
論語蓋群論立名始於茲矣自論語已前經無論字
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
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
行銓文則與敘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
轉師注者立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
胤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綸群言而研一
理者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爲名不韋春秋六論昭

列至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聚述聖言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五命嚴允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慕名法蘭礮三祭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吳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聘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代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玄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之英也至如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正效過秦而不及然其美矣次及宋代郭蒙銳思於機神之區夷甫非不顧交辨於有無之域並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繫於形用貴無

者專守於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逮江左群談惟玄是務雖有曰新而多抽前緒矣至如張衡譏世韻似排說孔融孝廉但談嘲戲曹植辨道體同書抄才不持論如其已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有數追無形迹堅求通鈎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如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

哉若夫注釋爲詞解散論體禱文雖異總會是同若
秦君延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
言所以通人惡煩差學章句若毛公之訓詩安國之
傳書鄭君之釋禮王弼之解易要約明暢可謂式矣
說者悅也竟爲口舌故言容悅悻過悅必僞故舜驚
讒說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辨釣興周
及燭武行而紆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暨戰國
爭雄辨士雲踊從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巧辭
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
強於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至漢

定秦楚辨士弭節鄴君既流於齊則子幾入乎漢
鼎雖復陸賈籍甚張釋傳會杜欽文辨婁護脣舌辯
頑萬乘之階抵噓公卿之席並順風以託勢莫能逆
波而沂洄矣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
刀筆范雎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並頰情入機動言
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至於
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敬通
鮑鄧事緩而文繁所以歷聘而罕過也凡論之樞要
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
非諂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

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煇曄以譎誰何哉

贊曰

理形於言 理成論詞深人天致遠方寸陰陽莫貳
鬼神靡遜說爾飛鉗呼吸沮勸

詔策第十九

皇帝御寓其言也神淵嘿黼扆而響盈四表唯詔策
乎昔軒轅唐虞同稱為命命之為義制性之本也其
在三代事兼誥誓增訓戎誥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
管錫胤易之始象后以施命誥四方誥命動民若天
下之有風矣降及七國並辨曰令命者使也秦并天

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則曰有一曰策書二
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勅勅戒州并詔誥百官制
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勅
者正也詩云畏此簡書易稱君子以制數度禮稱明
君之詔書稱勅天之命並本經典以立名目遠詔近
命習秦制也記稱絲綸所以應接群后虞重納言周
貴喉舌故兩漢詔誥職在尚書王言之大動入史策
其出如綽不反若汙是以淮南有英方武帝使相如
視草隴右多文士光武加意於書辭豆直取羨當時
亦敬慎來葉矣觀之景以前詔體浮新武帝崇儒選

言弘與策封三王文同訓典親戒淵惟垂範後代及
制誥嚴助即云厭承明慮蓋寵才之忌也孝宣璽書
貴博士陳遂亦故舊之厚也逮光武撥亂留意斯文
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詔賜鄧禹稱曰徒為堯勅責
侯霸稱黃鉞一下若斯之類實乖憲章暨明帝崇學
惟詔間出安和政弛禮閣鮮才每為詔勅假手外請
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勗九錫典雅逸群衛凱禪誥
符命炳耀弗可加也自魏晉誥策職在中書劉放張
華牙管斯任施命發號洋洋盈耳魏文魏下詔辭義
多偉至於作威作祀其萬慮之一弊乎晉氏中興唯

明帝崇才以溫嶠文清故中書自斯以後體慮風

矣夫王言崇祕大觀在上所以百辟其形萬邦作

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行優文封策則氣合風

雨之潤勅戒恒結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燮伐則聲

有清雷之感膏炎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勅法

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概也戒勅為文實詔

之切者周穆命齊父受勅言其真事也魏武稱作勅

戒當指事而結勿得依違說之要矣及晉武勅戒備

告百官勅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

隱勒牙門以警衛有訓典焉其者慎也高稱戒之用

休君父至尊在三同極漢高祖之初太子東方朔之
戒子亦顧命之作也及馬援已下各貽家戒班姬女
戒足稱母師也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契敷五教
故王侯稱教昔鄭弘之守南陽條教爲後所述乃事
緒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麗而罕於理乃治體乖
也若諸葛孔明之詳約度雅恭之明斷並理得而辭
中辭之善也自教以下則又有命詩云有命在天明
爲重也周禮曰師氏詔王爲輕命令詔重而命輕者
古今之變也

贊曰

皇王施令寅嚴宗誥我有絲言兆民尹好輝音峻
鴻風遠蹈騰義飛辭煥其大號

檄移第二十

震雷始於曜電出而先乎威聲故觀電而懼雷壯
聲而懼兵然兵先乎聲其來已久昔有虞始戒於國
夏后初誓於軍然誓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故
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師宣訓我衆未及敵人也至周
穆西征祭公謀父禱古有威讓之令今有文告之辭
即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言謀侯出懼敵弗服故
兵出須名振此威風嘿使各知劉獻公之所謂告之

以文辭董之以師武者也齊桓公征楚告菁茅之闕晉厲伐秦責其郤之焚管仲曰知秦之辭先路詳其意義即今之檄文晉乎戰國始稱檄檄者讎也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張儀說楚言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諸視聽也六兵以定亂董一取自專天子親戎則稱龔行天罰諸侯御師則云爾將王誅故分閭推轂奉辭伐罪非唯致果爲毅亦重辭爲武使聲如衡風所繫氣似撓捨所掃奮其武如心總其罪人懲其惡稔之時顯其貫盈之數搖姦宄之膽訂信慎之心使百人之衝摧折於尺書萬雉之城顛墜於一檄者也

隄置之檄亡新有其三逆文不雕飾而辭切事明隴右文士得檄之體矣陳琳之檄壯有骨鯁雖姦閹携養章密太甚發丘模金誣過其虛然抗辭書學皦然靈固矣敢指曹公之鋒幸哉免袁黨之戮也鍾會檄蜀徵驗甚明桓公檄胡觀彙允切並壯筆也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筭強弱角權勢標著龜於前驗懸鑿鑑於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其詐譎說以馳旨煒曄以騰說凡此衆條莫或遺之者也故其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秘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

氣斷而辭斷此其要也若出趣密巧無所取才矣又
州郡徵令亦稱爲檄因明舉之義也移者易也移風
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相如之難蜀老文曉而喻博
有移檄之骨焉及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
之首也陸機之移百官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
故檄移爲用享兼文武其在金華則逆黨用檄煩命
資移所以洗濯民心堅用符契意用小異而體義大
同與檄參伍故不重論也

贊曰

三驅苑剛九伐先話盤鑑吉凶著龜成敗摧壓鯨鯢

抵落蜂蠹移寶易俗草偃風邁

文心雕龍卷第四

文心雕龍卷第五

封禪第二十一

夫正位北辰，得明商而臨。天樞毓黎，獻者何窮。不經道緯，德以勳。皇時者，義無圖。曰：渾渾鳴鳴，振振維萬物，盡化。言三德也。故山丹言曰：義勝欲，則從欲勝義，則立。或曰：天之靈也。則素真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禪者，昔黃帝禘，靈克膺鴻瑞，勒功高。三靈鼎，刑命。人舜，地岳，靈乎。真典成康，封禪聞之，樂。禮。三。道。之。靈。長。一。現。三。靈。三。謫。陳。距。以怪物，因知。一。靈。全。靈。皇。之。帝。皇。也。然則，西。鷓。東。鯨。

南茅北黍空談非學無意而已是矣遷八書明述封
禪者固禋祀之典禮也禋之祀祀天之也觀秦始皇
銘岱文自李斯二家崇無禮之說然跡而能壯亦
彼時之絕乘也鋪觀而漢隆武帝禪號於肅然光
武巡封於梁父請德銘燕乃滿等耳藪相如封禪蔚
爲唱首尔其表禋與序皇王炳之符鏡鴻業驅前古
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禎瑞讚之
以介丘絕筆茲文固惟新之作也及光武勒碑則文
字張純首胤典謨末同祀辭引鈎譏叙離計武功述
文德事覈理舉華木足而實有餘矣凡此二家並盛

宗實跡也及楊雄劇秦班固典引事非鐫石而體
紀禪觀劇秦爲文影寫長卿詭言遜辭故兼包神怪
然骨掣靡空辭貫圓通曰稱極思無遺力矣典引所
叙雅有懿乎一應繼前作而執中其致美會文斐然
餘巧故稱封禪禮而不異劇秦典而不實豈非追觀
易爲明循勢易爲力歟至於郊禘受命攀響前聲風
末力寡輯韻成頌詠文三類序而不能奮飛陳思魏
德假論客主問答之緩且已乎言勞深勸寡颺談缺
焉茲文爲用蓋一代之共言也禋位之始宜明大體
樹焉於訓典之極選言於定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

於深文今而不區於淺義吐光華辭成廉錫則爲偉
矣雖復道極數窮然相讓而三新其來者必超前
轍焉

贊曰

封勒帝勳對越六休遊靈一岳聲美亮彪樹石九文
泥金八幽鴻律端采如龍如虬

章表第二十二

夫設官分職高卑聯事云丁垂珠以聽諸侯鳴玉以
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故并咨四岳舜命八元固
并讓之請俞往欽哉之義並陳辭帝庭匪假書翰然

則敷奏以言則章表之義也明試以功即授爵之典
也至太甲既立伊尹書誠思庸歸亳又作書以纘文
翰獻替事斯見矣周監二代文理彌盛再拜稽首對
揚休命承文受冊敢當不顯雖言筆未分而陳謝可
見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王皆稱上書秦初定
制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
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請議以執
具章者明也詩云爲章于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赤
白曰章表者標也禮有表章謂德見儀其在器式揆
景曰表章表之曰蓋取諸此也按七略藝文謠詠必

錄章表奏議經國之樞機然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
事而在職司也前漢表諸遺篇寡存及後漢察舉必
試章奏左雄奏議臺閣爲式胡廣章奏天下第一並
當時之傑筆也魏伯始謁陵之章足見其典文之美
焉昔晉文受冊三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爲斷曹
公稱爲表不止三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表章指
事造實求其靡麗則未足美矣至於文舉之薦禰衡
氣揚采飛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雖華實異旨並
表之美也琳瑯章表有譽當時孔璋稱捷則其標也
陳思之表獨冠群才觀其體略而律調辭清而志顯

應物掣巧隨變生趣執轡有餘故能緩急應節逮乎
初筆札則張華爲儔其三讓公封理周辭要引義比
事必得其偶世珍鷦鷯與章表及羊公之辭開府
有譽於前談庾公之讓中言信美於往再序志顯類
美表也原夫章表文爲用也所以對揚三庭昭明心
曲旣其身文立亦西華章以造闢風施應明表以致
禁滑采宜結循名誅實以爲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貴
志在典謨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殘表體多包情僞屢
遷必雅義以扇其風請文以馳其聲然懇愜者辭爲

心使浮侈者情爲出使繁約得正華實和勝唇吻不
滯與中律矣子貢云心以制之言以結之蓋一辭意
也荀卿以爲觀人美辭麗以黼黻文章亦可以喻於
斯乎

贊曰

敷奏絳闕獻替黼宸言必貞明義則弘偉肅恭節文
條理首尾君子秉文辭令有斐

奏啓第二十三

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漢之輔上書稱奏陳政事
獻典儀上急變劾僭謬總謂之奏奏者進也敷于下

情進於上也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綰之奏勲

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略而章逕政無膏
形於篇章矣自漢來三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

未觀若夫賈誼之稱晁錯之兵卒匡衡之定郊
之觀禮滙司之緩急公永之諫仙理既切至辭

辭可謂識六體矣後漢賢嘉言同伏楊秉耿
矣異陳蕃讀造於尺一骨鯁得焉張衡指摘於

文蔡邕鈺列於朝儀博雅焉魏代名臣文理迭
興高堂天文黃範教學三節節省甌毅考課亦盡

節而知治矣晉氏多難災屯流移劉頌殷勤於時務

溫燭懇切於費行並體國之志規矣夫奏之爲筆固以明允爲誠爲本辨折疏通爲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首屆之大僕繙愆糾繆秦之御史職主文法漢置中丞總司按劾故位在摯擊砥礪其氣必使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觀孔光之奏董賢則實其姦回路粹之奏孔融則誣其釁惡名儒之與險士固殊心焉若夫傅盛勁直而按辭堅深劉隗切正而劾文濶略各其志也後之彈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舊準弗差然函人欲全矢人欲傷術在

計惡勢必深峭訶刺讒人投畀豺虎禮嫉無禮方之爲程墨翟非儒日以豕彘孟軻譏墨比諸禽獸詩禮儒墨既其如茲奏劾嚴文孰云能免是以世人爲文競於詆訶吹毛取瑕以骨爲灰復似善罵多失折衷若能濶禮門以惡規標義路以植矩然後踰垣者折庶幾徑者滅豈何必跡言醜句話病爲切哉是以立憲運術宜明體要必法理有典刑斷有風軌總法家之式策儒家之文不具強禦氣流墨中無縱詭隨聲動簡外乃稱絕序之雄直方之舉耳若者開也高宗云蒼乃心沃朕心取其美也孝景詳登言兩漢無稱

至魏因箋記知二宮闈奏事之末或謹密啓自晉來
盛林用表表奏陳政言專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
表之辨幹必無從入規天其言節辨要輕清文而不
修唇之六略也又表云稱勿號為謹言謹者偏也
三法有偏乖于蕩蕩其飾故曰謹言也孝成稱班伯
之謹言貴直也自漢置八議密奏陰陽是囊封板故
曰封事是錯受書還士與宜後代宜多附封事慎
機密也夫王巨匪窮必以害諤事
又存故無待泛
說也

贊曰

皂飭司直肅清風禁筆銳干將墨含淳醜雖有次晉
無或膚浸獻政陳宜事必任勝

議對第二十四

周爰諮謀是謂為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易之節卦
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弗迷
議貴節制經典之體也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
則其來遠矣洪水之難堯咨四岳宅揆之舉舜疇五
人三代所興詢及翦莠春秋釋宋魯相務議及趙靈
胡服而季父爭論商執變法而甘龍交辨雖憲章無
筭而同異之觀迄今有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襍議

不純故曰駁也。自兩漢文明稽式，照備藹藹多士，發言盈庭，若賈誼之過代，諸生可謂捷於議也。至如主父之駁，挾弓安國之辨，匈奴賈捐之陳，於朱崖劉歆，辨於祖宗，雖質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張敏之斷輕侮，郭躬之議擅，誤程曉之駁，按事司馬之議貨錢，何曾蠲出女之科，秦秀定賈充之謚，事實允當，可謂達議體矣。漢世善駁，則應劭爲首，晉代能議，則傅咸爲宗。然仲瑗博古而銓貫，以叙長虞識治而屬辭，枝繁及陸機斷議，亦有鋒穎而腴辭，弗翦頗累文骨，亦合有美風格存焉。夫勳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慎。

群務弛張，治術故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採故實於前代，觀通變於當今，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文郊祀必洞於禮，戎事練於兵，佃穀先曉於農，斷訟務精於律，然後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以辨潔，爲能不以繁縟爲巧事，以明覈爲美，不以深隱爲奇，此綱領之大要也。若不達政體而舞筆弄文，支離構辭，穿鑿會巧，功空騎其華，固爲事實所擯，設得其理，亦爲遊辭所埋。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者，晉人貴媵而賤女，楚珠鬻鄭，爲薰桂之積，鄭人買積而還珠，若文浮於理，末勝其本，則秦女楚珠，復在於茲矣。又對

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
準譬射侯中的二名雖殊即議之別體也古之造士
選事考言漢文中年始舉賢良晁錯對策蔚爲舉首
及孝武益明旁求俊又對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
以甲科入仕斯固選賢要術也觀晁氏之對驗古今
辭裁以辨事通而贍超升高第信有徵矣仲舒之對
祖術春秋本陰陽之化寃列代之變煩而不恩者事
理明也公孫之對簡而未博然總要以約文事切而
情舉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欽之對略而
指事辭以治宣不爲文作及後漢魯平辭氣質素以

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叔進弔書於滕君固知行人
擊辭多被翰墨矣及七國獻書詭麗輻奏漢來筆札
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
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槃桓各含殊采並杼
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後漢書記駢崔瑗尤善魏
之元瑜號稱翩翩文舉屬章半簡必錄休璉好事留
意辭翰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趙至
贈離遜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陳遵占辭百對各意權
衡代書親跡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譚羣書體本
在盡言言以盡勢陶託風乘故宜勝暢以任氣優柔

以悻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垂序則肅以節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於膠后其義美矣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縣奏牋記之言志進已志也牋者表也議表其情也崔寔奏記於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奏牋於江夏亦肅恭之遺式矣公幹牋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於為詩矣劉廙謝恩喻切以至陸機自理情周而巧牋之為善者也原牋記之為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懾簡而無傲清美

以惠其才彪蔚其文
大夜被事體筆劄雜名古今
有辭籍簿錄監歷星筮則有
有律命法制朝市徵信則有
有關於解牒萬民達志則有
有言於翰雖藝文之末品而
有者也注序世統事實周普
者借也歲借民力錄之於版
者國也草木區別文書類聚
情偽也錄者領也古史世本
編以簡策領其名數故

曰錄也方者隅也醫藥攻病各有所主專精一隅或
藥術稱方術者路也算歷極數見路乃明九章積微
故為術淮南萬畢皆其類也占者覘也星辰飛伏
伺候乃見精觀書雲故曰占也式則也陰陽盈虛五
行消息變雖不常而稽之有則也律者中也黃鍾調
起五音以正音以正法律啟民八形克平以律為名
取中正也令者命也出命甲禁有若自天管仲下命
如流水使民從也法者象也兵謀無方而奇正有象
故曰法也制者裁也上行於下匠之制器也符者厚
也徵召防偽事資中孚三代王瑞漢世金竹末代從

省易以書翰矣契者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
胡徵數負販記緡其遺風數券者束也明白約束
備情偽字形半分故周稱判書古有鐵券以堅信
王褒髯奴則券之楷也疏者布也布置物攝題近
意故小券短書號為疏也關者閉也由門關閉
由審庶務在政通塞應詳韓非云孫亶四聖相也而
關於州部蓋謂此也刺者達也詩人諷刺周禮三刺
事急相達若針之通結矣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微三
以對也牒者葉也短簡編牒如葉在枝温舒截蒲謂
其事也議政未定故短牒咨謀牒之尤密謂之為叢

籤者籤密者也狀者貌也禮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
表謚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列陳也陳列事情昭然
可見也辭者舌端之文通已於人子產有辭諸侯所
類不可已也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交故弔亦經
諺屢路淺言有實無華鄒穆公云囊漏儲中皆其類
也太誓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
用老並上古遺諺詩書可引者也至於陳琳諫辭稱
掩目捕雀潘岳哀辭稱掌珠伉儷並引俗說而爲文
辭者也夫文辭鄙俚莫過於諺而聖賢詩書採以爲
談况踰於此豈可忽哉觀此四條並書記所總或專
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
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
並有司之實務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鴻筆多陳
尺牘譬九方堙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旣
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恩理實焉

贊曰

文藻條流託在筆札旣馳金相亦還木訥萬古聲薦
千里應教庶務紛論因書乃察

文心雕龍卷第五

六心雕龍卷第六

神思第二十六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
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
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
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之妙神與物游
神居骨髓而志氣統其關鍵物訟耳目而辭令管其
樞機樞機方運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遜心
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積學
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然後

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無之匠闡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方其揮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踈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

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皋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駭發之苦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造次而成功慮疑茲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進才疎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三患理鬱者若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聞爲饋貧之糧實一爲拯亂之藥博而能一

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貧拙或孕
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未費杆軸戲
功煥然乃臻至於思表識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
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贊曰

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勝刻鏤聲律
萌芽比興結慮司契垂帷制勝

體性第二十七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於隱以至顯因內而

符外者也然才有庸雅之分亦有淺深習有雅
鄭並情性所爍陶染所成是以英華雲譎文苑波詭
者矣故辭理庸雋莫能翻其方風起剛柔寧或改其
氣事義淺深亦開乖其學體之雅鄭鮮有反其習各
師成心其異如而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一曰典
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
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鎔式經誥方軌儒門
者也遠奧者藝采典文經理玄宗者也精約者覈字
省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
也繁縟者博喻釀采煒澤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

裁卓爍異采者也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
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
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紫苑固其中矣若
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牽自血氣氣以實
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
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沉寂故
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
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仰宣躁銳故
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言壯而情駭嗣宗倣儻故
響逸而調遠叔夜雋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

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嚴而辭隱觸類以推
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恒資才氣之大略哉夫才有天
資學慎始習斲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綵定難可翻
移故童子彫琢必先雅制表泐根討葉思轉自圓八體
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湊相成故宜摹體以
定習因性以鍊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贊曰

才性異區文體繁詭辭為膚根志實骨髓雅麗黼黻
淫巧朱紫習亦凝真功泐漸靡

風骨第二十八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
也是以怛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
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全風猶形之包氣結言
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
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
務盈守氣剛健旣實輝光乃新其爲文用譬征鳥之
伎翼也故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
拙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
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課乏
風則無風之驗也昔潘勗錫魏思摹經典群才韜筆

乃其骨藏峻也相如駭仙氣號凌雲蔚爲辭宗迺
風力道也能擊斯要可以定文茲術或違無務繁采
故魏文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
致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濟
氣論劉楨則云時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文章信含
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並重氣之旨也六書之備
色翹翥百步肌豐而力沈也鷹隼之采翫飛天骨
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六風骨之采則摯
集翰林采之風言明雅實文同唯藻體而言無固文
筆之鳴鳳也言六懿治經典之筆類集子史之術洞

曠情變而招文麗然後能革甲新意雖奇辭昭體
故意新而不亂流變故辭奇而不黷若骨采未圓風
辭未練而序尋常理融驚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
豈空仁奇字紕繆而成輕矣周書云辭尚體要弗惟
好異蓋功文濫也然文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弗授
學者弗師於是習華臨後流遁忘反若能確乎正式
使文明以獲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能研諸慮何遠
之有哉

贊曰

自與氣借辭共體並文明以獲珪璋乃聘蔚彼風力

嚴此骨鯁才鋒峻立符采克炳

通變第二十九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然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緩短者銜通疾者執窒非又理之數盡乃通變之術踈耳故論文之方尋諸草木根幹麗土而同性臭味晞陽而異星矣是以九代詩歌志合文財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黃於黃世虞歌卿雲文

於唐時夏歌辭墻縉於虞代商周篇什麗於夏年至
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暨楚之騷文年式周人漢之
賦頌影寫楚世魏之薦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
魏采確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
而雅楚漢侈而豐魏晉淡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
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踈古風味氣衰也今才穎之
士刻意學文多畧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
附而遠踈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菁雜踰本色不能
及化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若而無標及見劉揚
辭章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錦必歸藍菁矯

訛翻淺還宗經誥斯堪

質文之間而隱括乎

張聲貌則漢初已極

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枚乘七

發云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相如上林云視之無

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城云天地

江河因無端涯大明出東生西陂陽雄夜獵云出

入日月入與地杳張衡西京賦云於是乎出入象

扶桑於蒙汜此並廣富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

莫不相循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是以規略文統宜

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然後拓衢路

置關鍵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
變采如宛虹之奮鬚毛若長離之振翼迺穎脫之文
矣若乃齷齪於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間之迴鑿豈
萬里之逸步哉

贊曰

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趨時必乘
乘機無法望今制奇參古定法

定勢第三十

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
勢者乘利而為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文回自然之

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
文章體勢如斯而已是以模經為式者自入典雅之
懿効驗命篇者必歸豔逸之華綜意淺切者類乏醜
藉斷辭辨約者率乖繁縟譬激水不滂槁木無陰自
然之勢也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糅而犬馬殊
形情交而雅俗異執鎔範所擬各有司匠雖無嚴郭
難得踰越然淵乎文者並總羣勢奇正雖反必兼解
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若愛典而惡華則
兼通之理偏似夏人乎斤大執一不可以獨射也若
雅鄭而共篇則總一之勢離是楚人鬻矛譽盾兩難

得而俱售也是以括囊雜體切在銓別宮商朱紫隨
勢各配章表奏議別準的平雅頌賦頌歌詩則羽儀
乎清麗符檄書移別措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
於彘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
於巧豔此循體而成善隨變而立功者也雖復契會
相參節文互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為地矣桓譚
稱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 不知實覈或羨衆多
而不見要約陳思亦云世 者或好煩文博採深
沉其旨者或好離言辨白分 析釐者所習不同所
務各異言勢殊也劉楨云文之體指實強弱使其辭

已盡而勢有餘天下一人耳一 可得也公幹所談頗
亦兼氣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 不必壯言慷慨乃稱
勢也又陸雲自稱往日論文先 辭而後情尚勢而不
取悅澤及張公論文則欲示其 言夫情固先辭勢實
須澤可謂先迷後能從善矣自 一代辭人率好詭巧
原其為體詭執所變風馳雲卷 字鑿取新察其詭
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 已哉文反正為之詭
反正為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 二字而抑下中辭
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夫 通體夷坦而多行捷
徑者趨近效也正文明白而常 終反言者遠作故也

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書錄之
才則執正以馭守新學之範則失守而失正勢流不
反則文體遂弊矣茲情循可無邪

脊曰

形生執成始末相承湍迴似規激如過因利騁節
情采自凝紅纒學步力心襄陵

人心雕龍卷第六

文心雕龍卷第七

情采第三十一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
木體實而華葉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鞞同犬羊
犀兕有皮而色資丹藻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
寫器象經心為跡之中織辭魚鱗之上其為彪炳縟
彩含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
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
成譜數五音比而成聲五情發而為辭章神理之
數也孝經垂典喪言示文故知君子當一曰本實也

老子疾爲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言妙則非棄美矣
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云豔采辭說謂綺
麗也綺麗以豔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
研味孝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
過乎藻侈若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
可以馭文采矣夫欽然所以飾容而聆情生於淑姿
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
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
本源也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
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蓋領而吟詠情

性以試其上此爲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
每馳本飾而爲辭世此爲文而造情也故爲情者要
約而爲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採濫忽
真遠事風聲近神辭賦故體情之製口味逐文之篇
愈盛故有志深辭冕而沉詠皇壤心纏幾務而虛述
人外真事弗忘爾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
存也君子之德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
情待實况乎文章之造忘爲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是
以聖賢結采將發明理來濫辭說則心理愈翳固知
聖賢結采反所以失魚言隱察華殆謂此也是以衣

筆墨表惡文之文章貴乎白貴乎反本夫能設謨以
位理擬地以言心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摘藻使
文不減質博不瀆心正氣平朱藍間色屏於紅紫
乃可謂離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贊曰
言以文定之說或斯驗心術既形英華乃贍吳錦好渝
華英徒以繁彩寡情味之必廢

錄其第三十二

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
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踈要所司

職在鎔裁集括情理矯揉文采也規範本體謂之鎔
剪裁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
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斷削矣駢拇枝指侈於性附贅
懸疣實侈於形一意兩出義之駢枝也同辭重句文
之朮贅也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
重是以草創鳴筆先標三準扁端於始則設情以位
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
要然後舒華布實獻贊節文繩墨以外美材既斷故
能首尾圓合條貫始序若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異
端褻至駢贅必多故三準既定次討定句句有可削

足見其疎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精論要語極畧之體
遊心竄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畧適分所好引而伸之
則兩句數爲一章約以貴之則一章刪成兩句思贍
者善敷才覈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辭
殊而義顯字刪而意闕則短乏而非覈辭敷而言重
則蕪穢而非贍昔謝艾王濟西河文士張俊以爲艾
繁而不可刪濟畧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謂練鎔裁
而曉繁畧矣至如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
而雅好清省及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清新相接
不以爲病蓋崇友予耳夫美錦制衣脩短有度雖翫

其采不倍領袖巧猶難繁况在乎拙而文賦以爲
楛勿剪庸音足曲其識非不鑒乃情苦吝繁也夫而
節成體共資榮衛萬趨會文不離辭情若情周而不
繁辭運而不濫非夫鎔裁何以行之乎

贊曰

篇章戶牖左右相瞰辭如川流溢則泛濫權衡損益
斟酌濃淡芟繁剪穢施於負擔

聲律第三十三

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含宮商肇自血氣先
王因之以制樂歌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器者也故

言語者文章神明樞機吐納律呂脣吻而已古之教
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宮徐呼中徵夫商徵響高宮
羽聲下抗喉矯舌之差攢脣激齒之異廉肉相準皎
然可分今操琴不調必知改張摘文乖張而不識所
調響在彼絃乃得克諧聲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
哉良由外聽難為聰也故外聽之易絃以手定內聽
之難聲與心紛可以數求難以辭逐凡聲有飛沉響
有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沉則響發而
漸飛則聲颺不還並轆轤交往逆鱗相比透其際會
則往蹇來連其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為患

生於好語連新起異故喉脣糾紛將欲解結務在剛
斷立礙而尋者未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瓏如振
玉聲靡於豆而響如貫流矣是以聲畫妍出寄在吟
詠吟詠之法流於下句者其窮於和韻與音相從謂
之和平善相應謂之聲韻兼一一定故餘聲易道和體
押韻之法謂之聲韻兼一一定故餘聲易道和體
作韻甚易而聲韻兼一一定故餘聲易道和體
茲論之六言三言五言七言八言九言十言十一言
十二言十三言十四言十五言十六言十七言十八言
十九言二十言二十一言二十二言二十三言二十四言
二十五言二十六言二十七言二十八言二十九言三十言
三十一言三十二言三十三言三十四言三十五言三十六言
三十七言三十八言三十九言四十言四十一言四十二言
四十三言四十四言四十五言四十六言四十七言四十八言
四十九言五十言五十一言五十二言五十三言五十四言
五十五言五十六言五十七言五十八言五十九言六十言
六十一言六十二言六十三言六十四言六十五言六十六言
六十七言六十八言六十九言七十言七十一言七十二言
七十三言七十四言七十五言七十六言七十七言七十八言
七十九言八十言八十一言八十二言八十三言八十四言
八十五言八十六言八十七言八十八言八十九言九十言
九十一言九十二言九十三言九十四言九十五言九十六言
九十七言九十八言九十九言一百言

而律可以... 誰謂定案及... 不易可謂... 之動... 大過矣... 長風之過... 節其毒... 贊曰

標清務遠比音則近吹律... 響滑榆... 割棄支離宮商難隱

章句第三十四

夫設情... 鳴也... 生句... 章之... 從... 調... 為用... 會... 成... 位... 有... 抗... 墜

之辭也。蓋詩人擬吟賦辭，章句義然，章句在篇如畫
之抽緒，原委天然，體必緣次，啓行之辭，逆前中篇之
意，起筆之言，起於前句之音，故能外文綺矣，內義脈
注，附其地，與言是一體，若辭失其明，則羈旅而無友
事，乘其以，則觀言而不公，是以搜句忘於顛倒，裁畫
貴於順序，斯則情起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若夫筆
句無當，而六有餘，數四字，變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
或變之，以三五，盡應裁之，雜節也。至於詩頌，大體以
四言為正，唯新父筆，種以二言為句，尋二言肇於黃
世，竹彈之講是也。三言興於虞時，元首之詩是也。四

言廣於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肇於周代，行露之
章是也。六言七言，雜出詩中，其篇成於兩漢，情
數運周，隨時代用之，古乃改韻，從韻所以節文辭氣。
賈誼枚乘兩韻，輒易為四言，抑韻百句不遷，亦各有其
志也。昔魏武論賦，雖以積韻而善於資代，陸雲亦稱
四言轉句以四句為一，江表彼制，韻志同枚，賈然兩韻
輒易，則聲韻微，雖口句不遷，則唇吻告勞，妙才激揚
雖觸思利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無咎。又詩人以兮
字入於句，限楚辭用之，字出於外，尋兮字承句，乃語
助，餘聲聲詠，南風用之，久矣。而魏武帝好豈不以無

蓋文義耶三於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剗句之舊體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據事似閑在司事與巧者迴運彌縫文體將令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難謬况章句數

贊曰

斷章有檢積句不恒理資配主辭忌告朋環情草調宛轉相騰離同合異以盡厥能

麗辭第三十五

造化賦形支體必雙泐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從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未極

文而阜陶贊文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蓋陳諫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管麗辭率然對耳易之文繁聖人之妙易也序乾四德則八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死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並句字或殊而詞意一也至於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通變不窮經管白楊馬張蔡崇盛麗辭如宋畫吳治刻形鑿法麗句與深永並流偶意共逸韻俱發至魏晉辭才新句新密聯字合趣割毫析釐然契機者入巧浮佞者無功故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為易五對為難反對為優正對為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

事對者主客入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
者事異義同者也長卿二林云修容平禮園翹翔手
言圃此言對之類也宋一神女賦云毛嬙郭稜不足
程式而施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
云鍾儀幽而楚奏擊馬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
陽七哀云漢祖想入喻光武思白水此正對之類也
凡偏辭有臆言對所以為易也徵人之學事對所以
為難也幽顯同志一對所以為優也並貴共心正對
所以為劣也又以言對各有反正指類而求萬條自
然矣張華詩稱一鴈比翼翔歸鴻知接融劍琨言

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若斯重一出即對句之斷
枝也是以言對為美貴在精巧事對所先務在允當
若兩事相配而優劣不均是驥在左驂騫為右服也
若夫事或孤立莫與相偶是夔之一足蹠踣而行也
若氣無奇類文乏異采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必使
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貴耳
類此而思理斯見也

贊曰

體植必兩辭動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載炳燦聯華
鏡靜含態玉潤雙流如彼珩佩

文心雕龍卷第七

文心雕龍卷第八

比興第三十六

詩文弘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
造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
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
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
以託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觀夫
興之託論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雎有別
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從
於夷禽德貴首列不嫌於鷙鳥明而未融故發注而

後見也且何謂爲比蓋寫物以附意颺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蝸蟾以寫號呼澣衣以擬心憂卷席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至如麻衣如雪兩驂如舞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襄楚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製騷諷兼比興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於是賦頌先鳴故比體亟構紛紜雜選信舊章矣夫比之爲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宋玉高唐織條悲鳴聲似竽籟此比聲之類也枚乘荒園云焱焱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此則

比貌之類也賈生鵬賦云禍之與福何異紉纏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簫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愛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馬融賦云繁縟絡繹范蔡說之以響比辯者也張衡南都云起鄭舞蠶抽緒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於周人也至於楊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雲物莫不纖綜比義以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效績又安仁螢賦云流金在沙季膺春詩云青條若總翠皆其義者也故比類雖繁以切至爲貴若刻鶴類鶩則無所取焉

贊曰

詩人比興觸物圓覽物雖胡越合則肝膽擬容取心
斷辭必敢攢雜詠歌如川之決

夸飾第三十七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精
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非短
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
夸飾恒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
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
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子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

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鶉音之醜
豈有泮林而變好茶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
深褒讚故義成矯飾大聖所錄以垂憲章孟軻所說
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自宋玉景差飾始
感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
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鷦鷯俱獲及楊雄甘泉酌其餘
波語瑰奇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至
東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驗理則理無不驗窮飾則
飾猶未窮矣又子雲校獵鞭宓妃以饒屈原張衡羽
獵困玄冥於朔野樂彼洛神既非魑魅惟此水怪亦

非魘魅而虛用濫形不其踈乎此欲夸其威而其事
義驟刺也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嵯峨揭業熠燿
煒煌之狀光采煒煒而欲然聲貌岌岌其將動矣莫
不因夸以成狀必飾而得奇也於是後進之才獎氣
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躑而羞跼步辭入煒煒春藻
不能程其豔言在萎絕寒谷未足成其凋談歡則字
與笑並論感則聲共泣借言可以發蘊而飛滯披磬
而駭聾矣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
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剪揚馬之甚恭使夸而
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贊曰

夸飾在用文豈循檢言必鵬運氣靡鴻漸倒海探珠
傾崑取琰曠而不濫奢而無玷

事類第三十八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考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
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
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略舉人事以徵義者也至
若徵征義和陳正典之訓盤庚詰民叙運任之言此
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
乎人事如聖賢之論謨經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若

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亦有包於文矣觀夫屈宋屬篇
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唯賈誼鵬賦始用
騶冠之說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
也及揚雄六宮箴頗酌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叙於
紀傳漸漸綜採矣至於崔班張蔡遂摛撫經史華實
布護因書立功皆後人之範式也夫薑桂同地幸在
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飽
學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者遠遭於事義才餒者劬
勞於辭情此內外之殊分也是以屈意立文心與筆
謀才爲盟主學爲輔佐主佐合德才來必霸才學福

狹雖美少功夫以子雲之才不學及觀書不
室乃成鴻采表裏相資古今一也魏武稱張子之
文爲拙然學問膚淺所見不博專指掇崔杜小文所
作不可悉難難便不知所出斯則寡聞之病也夫經
典沈深載籍浩汗實難言之與三而才思之神臯也
揚班以下莫不資任力耕壽縱意漁獵操刀能割
必裂膏腴是以箱韃才力務博見狐腋非一皮能
溫雞蹠必數千而飽矣是以絲學在博取事貴約校
練務精一江漢嚴農美韜表裏發輝劉邵趙都賦
客云公子之客叱勁楚令歆盟管庫諫臣呵強秦使

鼓金用事必新可謂理一符而義要矣故事得其要雖小成績譬之轄制輜之樞運關也或微言美事置於閑是綴金玉於足歷亂粉黛於膏臆也凡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引言乖謬幾千載而為瑕陳思群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箴韶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之和唱和千萬人乃相如接人然而濫後葛天推三成葛者信賦妄書致斯謬也陸機園葵詩云庇足同一知生理合異端夫蔡能衛足事譏鮑莊

葛藟庇根辭曰樂豫若譬葛為葵則引事為謬若謂庇勝衛則改古之失真斯又小精之患夫以子建明練士衡沈密而不究於謬借仁之謬高唐又曷足以嘲哉夫山木為良正所度經書為文士所擇木美而定於斧斤事美而制於刀筆研思之士無慙匠石矣

贊曰

經籍深富辨理遐巨曠如江海鬱若崑鄧文梓共採瓊珠交贈用人若己言悉無惜

練字第三十九

夫文集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

體貌而文章之定字也蒼頡造之鬼哭粟飛黃帝用
之官治民察元王齊教書必同文輔軒之使紀言殊
俗所以一字難總異音周禮保章氏掌教六書秦滅
舊章以吏爲師及字斯刪編而秦篆家與程邈造隸而
古文廢漢初章帝明若嚴法太學童教試六體又
吏民上書字謬者或是以馬字爲業而石建懼死雖
云性慎亦時重文也至孝武之世相如謨篇及宣
成二帝徵集小學張敞以正讀傳公揚雄以奇字纂
訓並貫總雜續總閱音義鳴筆之徒莫不洞曉且多
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女瑋字非獨制

異乃共曉難也暨乎後漢公疎復文隱訓公
半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公觀漢作翻成阻奧故
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若非師傳不能析其
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自晉示
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
群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後世所同曉者
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趣舍之間不可不察
夫爾雅者孔徒之所慕而詩書之襟帶也蒼頡者李
斯之所輯而鳥籀之遺體也雅以淵淵誥訓頡以苑
囿奇文異體相資如左右肩股該舊而知新亦可以

屬文若夫義訓古今興廢殊用字形單複妍蚩異體
心既託聲於言言亦寄形於字諷誦則續在宮商臨
文則能歸字形矣是以綴字屬篇必須練擇一避詭
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幽四調單複詭異者字體瓌怪
省也曹摅詩稱豈不願斯遊褊心惡啗歟兩字詭異
大疵美篇况乃過此其可觀乎聯邊者半字同文者
也狀貌山川古今咸用施於常文則鉏鋤爲瑕如不
復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
犯者也詩驗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寧在
犯故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

避爲難也單複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則纖疎
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默而篇闇善酌字者參伍單
複磊落如珠矣凡此四條雖文不必有而體例不無
若值而莫悟則非精解至於經典隱曖方冊紛綸簡
盡帛裂三寫易字或以音訛或以文變子思弟子於
穆不祀者音訛之異也音之史記三豕渡河文變之
謬也尚書大傳有別風淮兩帝王世紀云列風淫兩
別列淮淫字似潛穆淫則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
新異傳彙制諫已用淮兩同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
史之闕文聖人所慎若依義棄奇則可與正文字矣

贊曰

篆隸相鎔蒼雅品訓古今殊跡妍蚩異分字靡異流
文阻難運聲畫昭精墨采騰奮

隱秀第四十

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源奧而派生根盛
而穎峻是以文之英藜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
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複意爲工秀
以卓絕爲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夫隱
之爲體義生文外祕響傍通伏采潛發譬交象之變
體川瀆之韞珠玉也故玄澁變交而成化四象珠

玉潛水而瀾表方圓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氣寒而
事傷此羈旅之怨曲也凡文集勝篇不盈十一篇蓋
秀句裁可百二並思合而自逢非研慮之所采也或
有雕削取巧雖美非秀矣故自然會妙譬卉木之耀
英華潤色取美譬繒帛之染朱綠朱綠染繒深而繁
鮮英華曜樹淺而煒燁秀句所以照文苑蓋以此也

贊曰

深文隱蔚餘味曲包辭生牙體有似變交言之秀矣
萬慮一文動心驚耳逸響笙簧

文心雕龍卷第八

文心雕龍卷第九

指瑕第四十一

管仲有言無翼而飛之有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
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以之垂文
可不慎歟古來文才匪世爭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精
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圖鮮無瑕病陳思之文群才之
俊也而武帝詩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
輕有似於蝴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
乎左思七詠誇孝而不從天道若斯餘不足觀矣潘
岳為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凡則云意口譯傷弱子則

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弊雖足哀義斯
替矣若夫君子擬人必於其偏而崔瑗之誅李公比
行於黃虞尚秀之賦也三方案於李斯與其失也雖
寧降無濫然高下之別不類甚矣凡巧言易標拙辭
難隱斯言之正當不主繁例難兼故略舉四條若
夫立文之道惟一字與一字以訓正義以正宣而晉末
篇章依倚其言始古言一際幸至之言終無撫叩酬即
之語每單舉一字指以爲情夫賞訓錫賚豈關心解
撫訓執握何預情理雅頌承聞漢魏莫用懸領似如
可辨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訛之所變文澆之致弊

而宋來才英未之或改舊染成俗非一朝也近代辭
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虫反音取瑕雖不屑於古
而有擇於今焉又製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排人美辭
以爲己力寶玉大弓必非其有全寫則指篋傍採則
探囊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爲允矣若夫注解爲書
所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求或率意而斷西京賦稱
中黃育獲之疇而薛綜謬注謂之闔尹是不聞執雕
虎之人也又周禮并賦詁信有疋馬而應邵釋疋或量
首數蹄斯豈辯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車兩而馬
疋兩稱目以並耦爲用三車貳佐乘馬儷駮服服乘

不隻故名號必霍名號一正則雖單為足矣足夫足
婦亦配義也夫車馬小義而歷代莫悟辭賦近事而
千里致差况鑽灼經典能不謬哉夫辨言而數蹄選
勇而駮閹尹失理太甚故舉以為戒丹青初炳而後
渝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隱括於一朝可以無慙於
千載也

贊曰

羿氏射東野敗駕時有雋才謬則多謝斯言一玷
千載弗化令章靡疚亦善之亞

養氣第四十二

昔王充著述制養三篇之篇驗已而作豈虛造哉夫耳
目鼻口生之役也慮言辭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則
理融而情暢鑽鑿之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
也夫三皇辭質心純於道華帝世始文言貴於敷奏
三代春秋雖沿世而縟並適分宵臆非牽課才外也
戰代枝詐攻奇飾訛漢世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鬻采
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
方錫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
違也尼童少鑒流而志盛長艾識堅而氣衰志盛者
思銳以騰勞氣衰者慮密以傷神斯實中人之常資

歲時之大較也若夫器分有限智用無涯或慙鳧企
鶴溼辭鑄思於是精氣內銷有似尾閭之波神志外
傷同乎牛山之木怛惕之盛疾亦可推矣至如仲任
置硯以綜述敬通懷筆以專業既暄之以歲序又煎
之以日時是以曹公懼爲文之傷命陸雲歎用思之
困神非虛談也夫學業在勤故有錐股自厲志於文
也則申寫鬱滯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若銷鑠精
膽感迫和氣秉牘以驅齡灑翰以伐性豈聖賢之素
心會文之直理哉且夫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
覆且或反常持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納文藝務

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而即捨勿使壅滯
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
笑以藥勸常弄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刃發如新
湊理無滯雖談胎息之萬術斯亦術氣之一方也

贊曰

紛哉萬象勞矣千想玄神亘寶素氣資養永停以鑒
火靜而朗無擾文慮鬱此精爽

附會第四十三

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淫際彌綸一
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

緝矣夫才量學文宜正體制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官商爲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摛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常數也凡大體文章類多枝葉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群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扶陟而出修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夫畫者誣髮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墻鏡精細乃必疎體統故宜詘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略也夫文變無

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爲事賦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片接以寸附然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衆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脉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湊理然後文節自會如膠之粘木豆之合黃矣是以駟牡異力而六轡如琴馭文之法有似於此去留隨心脩短在手齊其步驟總轡而已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拙會者同音如胡越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昔張湯疑奏而再却虞於草表而屢譴並理事之不明而辭旨之失調也及見覓更草鍾會易字

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
當也以此而觀則知附會巧拙州去遠哉若夫絕筆
斷章譬乘舟之振楫克終底績寄在寫遠送若首唱
榮華而媵句憔悴則遺勢以零溼餘風不暢此周易所
謂臂無膚其行次睢也惟首尾相接則附會之體固
亦無以加於此矣

贊曰

篇統間關情數稠疊原始要終疎條布葉道味相附
懸緒自接如樂之和心聲克

總術第四上四

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
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百兩名自近代耳顏延年
以為筆之為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
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豈
非言文若筆不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
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為發之為言焉筆曰請常道曰
經述經曰傳經傳之能出言入筆筆為言便可強可
弱分經以典與為不利非以言筆為優劣也昔陸氏
文賦號為曲盡然此筆經之謂言筆示該故知九變
之實歷躬知言之選筆經之謂言筆示該故知九變

多欲練辭莫肯研術收落之玉或亂乎石碌碌之石
時似乎玉指者要約言者亦誇博者該贍無者亦繁
辯者昭著者或密與者複隱詭者亦與或義華而
聲悖或理密而文滯矣夫調鐘未易張琴實難伶人
告和不必盡窅協之中動用揮扇何必窮初終之韻
魏文比篇章於音律蓋有徵矣夫不截盤根無以驗
利器不剖文奧無以辯通才才之能通必資曉術目
非圓鑿區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清源制勝文苑哉
是以執術取篇似善奕之窮數無術任心如博塞之
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儻來雖前驅有功而後援難

繼少既無以相接多亦不始於多乃多少之非惑何
妍蚩之能制也若夫善奕之文則術有恒數按部整
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止正數逢其極機入其
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之則錦繪聽
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斷章之功於斯
盛矣夫驥足雖駿繩牽忌長以萬分一累且廢千里
况文體多術止一相譎綸一物善或莫不解體所以列
在一篇備總情而變譬三十之樂共成一鼓雖未足觀
亦鄙夫之見也

贊曰

文場筆苑有出術有門務先大體鑒必窮源乘一總萬
舉要治繁思無定契理有恒存

時序第二十五

時運交移質六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
德盛化鈞野之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有虞
繼作政阜民熙薰風詩於元后爛雲歌於列臣盡其
美者何乃心微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成
功聖敬猗歟下頌遠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
三之化溥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
而黍離哀故如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

震於下者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颺
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風嚴於奏令
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徧之第楚廣蘭臺之
宮孟軻賓館句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
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
於日月宋玉之文彩於風雲觀其豔說則籠罩雅頌政
知曄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爰至有漢運接
燔書高祖尚武武儒簡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遑然
大風鴻鶴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于文
景經術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沉亦可知

已遠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鶩栢梁
展朝議之詩三堤製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申主
父以羸金權一孫之對策歎兒寬之凝奏買臣負薪
而衣錦招如器而被繡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
枚臯之屬應一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采莫與
比盛越昭及之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文會集雕
篆之軼材藝以之殺之高喻於是王褒之倫底祿待詔
自元暨成降之思圖籍笑玉屑之諫清金馬之路子雲
銳思於千首之政讐校於六藝亦已羨矣爰自漢室
迄至成哀雖以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

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白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
懷圖讖頗略文華然杜篤獻詩以免荆班彪參表以
補令雖非旁求亦不遐棄及明帝疊耀崇愛儒術肆
禮璧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于國史賈逵給禮於端
頌東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
照矣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傳三崔王馬張
蔡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
興之後群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
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義皇
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

為驪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自獻
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
之尊雅愛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
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實
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幹為
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
文蔚休伯之儔子儼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
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
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
故梗槩而多氣也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篇章之

六道崇文之觀何劉群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
貴英雅顧盼合章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篇體輕
澹而辭阮應繆並馳文路矣逮晉宣始基景文克構
並跡沉儒雅而務深方術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
曆率篇章弗簡皇慮降及懷愍綴旒而已然晉雖不
文才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太冲動墨而橫錦岳
濤應繆璧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傳三張之徒孫
季應繆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為歎息元皇中興披文
建學對刀禮文而寵榮景純文敏而優擢逮明帝東

晉雅好文會共儲御極孳孳講藝練情於誥策振采
於辭賦廣以筆才逾親溫以文思益厚揄揚風流亦
彼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齡穆哀短祚簡文勃興淵
乎清峻德音精理函滿玄席澹思醲采時灑文囿至
孝武不嗣安蓋已矣其文史則有表殷之曹孫于之
輩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自中朝貴玄江左彌盛因
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述遭而辭意夷泰詩必
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故治文變染乎世情
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自宋武
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自明

以下文理替矣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颺起三
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采何范張沈之徒亦不
勝也蓋聞之於世故畧舉大較暨皇齊馭寶運集
明太祖以聖武膺籙高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貳離
含章中宗以上哲與運並文明自天緝遐景祚今聖
歷方興文思之被海岳降神才矣季發馭飛龍於天
衢駕騏驎於萬里經典禮樂法度一變唐虞之文甚
鼎盛乎鴻風懿矣巨筆收殘言盡詩書明哲

贊曰

蔚映十代辭采允變樞中所動源流無倦贊文泐時

崇者在選然古雖遠暖焉如西

文心雕龍卷第九

文心雕龍卷第十

物色第四十六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况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

萬象之際流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
屬象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
盡楊柳之貌杲杲爲出日之容漉漉擬雨雪之狀喈
喈逐黃鳥之聲嚶嚶學草蟲之韻皎日嗟星一言窮
理參差沃若兩字連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
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
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歲蕤之群積矣
及長卿之徒詭勢穠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
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如雅詠棠
華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摛表五色貴在

時見若青黃屢出則不珍自近代以來文貴
似窺情風景之上鑽鑿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
遠體物爲妙功在密附切狀如印之印泥不
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言而見貌印字而知時
也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法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
踈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
不因方以借巧即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
矣是以四序紛廻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折辭尚
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
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色盡而情有

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阜壤實文思之奧府畧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贊曰

山沓水匝樹雜雲合自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
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才略第四十七

一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略而詳也虞夏
文章則有臯陶六德變序八音益則有贊五子作歌
詩義溫雅萬代之儀表也商周之世則仲虺垂誥伊

尹敷訓吉甫之徒並述詩頌義固爲經文亦師矣及
乎春秋大夫則脩辭聘會磊落如琅玕之圃焜耀似
織錦之肆遠教擇楚國之令典隨會講晉國之禮法
趙襄以文勝從饗國僑以脩辭扞鄭子太叔美秀而
文公孫羣善於辭令皆文名之標者也戰代任武而
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
報書辯以義范雎上疏密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
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楊班傳矣荀况學宗而
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漢室陸賈首發
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辯之富矣賈誼才穎陵紱

飛兔議樞而賦清豈虛至哉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
書膏潤於筆氣形於言矣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墨
縉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
夸豔致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政揚子以爲
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王褒構采以密巧爲
致附聲測貌冷然可觀子雲屬意辭人最深觀其運
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贍而辭堅
矣桓譚著號富猗頓宋弘稱薦爰比相如而集靈諸
賦偏淺無才故知長於諷論不及麗文也敬通雅好
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二班兩

劉奕葉繼采舊說以爲國文優彫歎學精向然王命
清辯新序該練瑋璧產於昆崗亦難得而踰本矣傳
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寔題武能世厥風者矣杜篤賈
逵亦有聲於文臨其爲才也崔傳之末流也李充賦
銘志慕鴻裁而才力沈腴垂翼不飛馬融鴻儒思洽
登高吐納經範華實相兼工之博識有功而絢綵無
力延壽繼志瓌詞獨標三善爲物寫貌豈枚乘之遺
術與張衡通賄蔡邕精雅之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則
竹柏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劉向之奏議
旨切而詞緩遠言之辭賦意繁而體疎孔融氣盛於

爲筆補銜思銳於爲文有偏美焉潘勗憑經以騁才
故絕群於錫命王朗發憤以託志亦致美於序銘然
自知淵己前多俊才而不讓學雄自已後頗引書以
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魏文之才浮
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雋
詩麗而表逸子姪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
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憎焉但俗情抑揚
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
未爲薦論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
系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瑯以符檄擅聲徐

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直未應瑒學優以得文
路粹楊脩頗懷筆記之工丁儀卽鄆亦含論述之美
有足筭焉劉邵趙都能攀於前脩何晏景福克光於
後進休璉風情則百壹標其志吉甫文理則臨丹成
其采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
響異翻而同飛張華短章奕奕清暢其鷦鷯寓意即
韓非之說難也左思立才業深覃思盡銳於三都拔
萃於詠史無遺力矣潘岳敏給辭自和暢鍾美於西
征賈餘於哀誄非自外也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
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朗陳以識檢亂故能有

采鮮淨敏於短篇孫楚繼思每直置以踈通執于虞述
懷必循規以溫雅其品藻流別有條理焉傳玄篇章
義多規鏡長虞筆奏世執剛中並枕幹之實才非群
華之韡萼也成公子安選賦而時美夏侯孝若具體
而皆微曹攄清靡於長篇李膺辨切於短韻各其言
也孟陽景福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政兄弟之文
也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諶情發而理昭亦遇之於時
勢也景純艷逸足冠中興郊賦旣穆穆以大觀仙詩
亦飄飄而陵雲矣庾元規之表奏靡密以閑暢溫太
真之筆記循理而清通亦筆端之良工也孫盛子實

文勝爲史準的所擬志乎與劉文瞻雖異而筆彩略
同表宏發軔以高驥故卓出而多偏孫綽規旋以矩
步故倫序而寡狀殷仲文之孤興源收源之閑情並
解散辭體縹緲浮音雖滔滔風流而太澆文意宋代
連才辭翰鱗萃世近易明無勞甄序觀夫後漢才林
可參西晉世文苑足儷鄴都然而魏時語言必以
元封爲稱首宋來美談亦建安爲口實何也豈非崇
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貴乎時
也

贊曰

才難然乎博各異稟一朝綜文千年凝錦餘采徘徊
遺風籍甚無曰紛雜皎然可品

知音第四十八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
一乎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
御遙聞聲而相思也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
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
時之賤哉至於班固傳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
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敬禮請潤色
歎以爲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田巴意亦見矣故

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語也公之君卿曾舌而謬欲
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諮東之於公是適之徒相顧
嗤笑彼曾博徒輕言負誚况乎文士可妄談哉故鑒
照洞明而責古賤今者二主是也才實鴻懿而崇已
抑人非曾是也學不遠文而信信之者非橫護是也
贊疑之議豈多歎哉夫麟鳳與靈龜玃玉與礫
石凝珠皆日月垂其光音聲高其響然靈龜以麟爲麀
楚人以雉爲鳳靈氏以夜光爲石六經以燕礫爲
寶珠志一而名異徵乃若是又情難鑒難曰易分夫篇
章辭不備文文不備行多偏好以莫圓之懷說者逆聲

而與無礙藉者見空而高臨淨者觀空而躍心愛
奇者固誌而驚異會已則理顯矣其則江棄各執一
隅之弊故空者觀之變所適來而空不見西墻也
凡無奇曲而後變者觀于知而後變者觀于照之象
務先博觀問吾無以形培塿之波以喻賦增無私
於輕重不偏於情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
是以并閱文情并擇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
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形則優
劣見矣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尋以入情
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也其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

置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夫志在山水琴
其精况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
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激則理無不達然而俗監之
運者深處涉售此莊周以笑折楊宋玉所以傷白雪
也昔屈子有言文質疎內衆不知余之異采見異唯
知音耳蓋此自稱心好沈博絕羣之文其寧浮淺亦
可知矣夫唯深識蓋與也敬然何恃譬春臺之熙衆
人樂餌之止過客蓋聞蘭爲國香服媚彌芬書亦國
華旣澤方美知音君子其無意焉

贊曰

洪鍾萬鈞變曠所定良書廢盡每鑿通訂流鄭滯人
無或失聽澤有此律不誤蹊逕

程器第四十九

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真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樸
斷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朽然而近代詞人務華
棄實故魏文以爲古今文人之類不護細行韋誕所
評又歷詆群才後人雷同混之一世吁可悲矣略觀
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楊雄嗜酒而少筭敬通
之不循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諂竇以作威馬
黨梁而黷貨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慙以致戮

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恣憚以麤踈丁儀貪婪以乞
貨王粲舖啜而無耻潘岳詭禱於愍懷陸機傾仄於
賈郭傅玄剛隘而詈臺三楚恨復而訟府諸有此類
並文士之瑕累文旣有一武亦宜然古之將相疵咎
實多至如管仲之盜竄一
起之貪淫陳平之污點絳
灌之護嫉公茲以下
勝數孔光負衡據鼎而仄
媚董賢沉班馬之賤職
岳之下位歲王戎開國上
秩而鬻官翬俗况馬杜之
驚怒一路之貧薄哉然子
夏無馬於名儒璿冲不
感竹林者名崇而譏減也
若夫屈一貞之志貞卿
救之一覺黃香之
幹之

沈默豈曰文士必其止也
人重五材脩短殊用自
非上哲難以求備然也
登特達文士以職早
多請此江河所以騰
揚既其然八位之通
務為用魚之於
聰明耳然推其機綜以方
治國安有大文學之
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
也昔庾元規才華清英勲
庸有聲故文藝不稱若
術左右惟宜卻廢教書
舉為元帥豈以好文而不
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
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
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

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
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
中散悉以彪外樞機其
豫章其幹摘文必在緯
國員重必在任棟梁
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
以

贊曰

暗發前脩有懿文德
系動梁北雕而不器

其身雖則豈無華文

序志第五十

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
言琴心王孫巧心

哉美矣夫之用之
言琴成體豈效鄒奭

之辨言雖也夫三宙
一發與雜拔萃出穎智
術而已歲月飄忽世靈
燭昏飛雲制作而已夫
有肖貌天地稟性五行
自於日月方聲氣於風
雷其趨幽萬物亦已靈
靈在天地之間豈好弄
哉不得已也
之堅是以君子觀世
齒生七齡乃夢彩雲
金剛齒而探之齒在踰
立則常夢索深不述先
哲之書經後生之慮蓋
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
乎聖禮經乎緯變乎騷
文之樞紐云亦極矣若
論文敘世則辨區分原
始以表時釋名以章義
選文以定數理以舉統
一篇以上綱

須明矣至於剖情

必龍圈條貫摘神往圖風勢

時序褒貶於才略怡暢

序志以馭群篇下篇以下

大易之數其為文用四十

易彌綸群言為難雖復輕

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

成又育同平舊談者非雷

乎京論者非苟異也理目

古今摩肌分理唯務折衷

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

能規矩茫茫往代既流

有書
良易傲岸象石

之凡周部卷第十